



安东尼·萨顿 著

悄悄的自杀

美国对莫斯科的军事援助

2.1
06

悄 悄 的 自 杀

——美国对莫斯科的军事援助

〔美〕安东尼·萨顿著
倪 卫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Antony C. Sutton
DER LEISE SELBSTMORD

Amerikas Militärhilfe an Moskau
Verlag Schweizerisches Ost-Institut
Bern, 1976

本书根据伯尔尼瑞士东方研究所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德文版译出

封面设计：张良国

悄悄的自杀
——美国对莫斯科的军事援助

(美)安东尼·萨顿著

倪 卫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门外展览路24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6 字数：118,000
1980年5月第1版 198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1—65,000

书号：3003·1605 定价：0.51元

译者的话

本书是一部关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苏联进行军事和技术援助的专著，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苏联自从十月革命以来从西方、特别是美国引进工艺技术，建立和发展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工体系的情况。作者从调查苏联工业生产的主要工艺流程和设备型号入手，引用大量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国会证词和苏联资料，来论证“今天苏联百分之九十的工艺技术来自西方”，武器、弹药、车辆、坦克、舰艇、飞机、导弹等工业概莫能外。书中还对西方多年来推行的绥靖主义政策及其后果进行了揭露和剖析，进而指出：正是西方“用自己的工艺技术武装了一个敌人，它今天正以其强大的武装来反对我们”，“西方将会对自身的毁灭做出贡献——这就是悄悄自杀的可悲事例”。

作者安东尼·萨顿一九二五年生于伦敦，曾就学于英国伦敦大学、西德哥丁根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一九六二年加入美国籍，曾任洛杉矶大学经济学教授，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西方的工艺技术和苏联的经济发展》（一、二、三卷）。

本书的英文原著题为《国家自杀——对苏联的军事援助》，一九七三年在纽约出版。德文版则于一九七六年由瑞士东方研究所出版社出版。与英文版相比，德文版作了较大

增删，主题更为突出，内容相对集中，并把书名改为《悄悄的自杀——美国对莫斯科的军事援助》。现按德文版译出，若干地方参照英文版作了订正。由于译者水平所限，错误在所难免，请批评指正。

倪 卫

一九八〇年四月

目 录

导 言	1
以苏联商船队为例.....	2
以苏联对北越的补给为例.....	3
剖析局部不能代替剖析全局.....	5
我们未来的安全.....	6
自由经济的商人成了社会主义者的帮凶.....	7
怎么办?	8
第一章 “缓和”与侵略交替使用	10
“和平贸易”的历史.....	11
焦点是提供知识.....	14
以亵渎神圣的神秘主义作为一种政策的基础.....	16
“缓和”与侵略交替使用	17
第二章 贸易越多，伤亡越大	23
工艺技术是根源.....	25
一个先例：西班牙内战.....	27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29
第三章 新闻检查与美国对苏联的军事援助	32
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	33
国会的调查与泄密.....	36
把苏联作为消息来源.....	37
实行新闻检查政策的原因和影响.....	37

第四章 苏联军工体系的建立	41
美国对苏联军工体系的看法	43
西方是怎样建设苏联工业设施的	45
第五章 对苏联的直接武器供应和军事援助	52
从布尔什维克革命到五年计划	52
在美国购买武器	56
罗斯福总统与苏联之间的秘密军事情报协定	57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六年美国对苏联的租借援助	58
生产军用车辆的工厂	63
美国对斯科达工厂的援助	65
苏联的导弹加速仪	66
苏联导弹的美国滚珠轴承	67
第六章 美国援建的苏联坦克和装甲车工厂	76
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	78
哈尔科夫“拖拉机”厂的轻坦克	80
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	81
在苏联的德国遗产	82
一九四五年以前苏联坦克型号的发展	83
T—34 中型坦克	86
苏联的坦克发动机	87
装甲输送车	88
第七章 美国对苏联制造军用车辆的援助	90
福特公司和高尔基厂	92
布兰特公司、布德公司和汉密尔顿公司援建的吉尔厂	95
伏尔加格勒厂的美国设备	98
卡马卡车厂	100

第八章 “和平”炸药、武器和弹药	102
苏联是怎样制造硝化纤维的	102
苏联机枪的起源	108
越南使用的苏联武器	111
第九章 西方对苏联造船业的援助	113
苏联造船业的建立	113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西方援助	114
苏联的潜艇建造工作	117
一九七〇年后的苏联商船队	119
苏联人怎样使用商船队	122
驶往海防的苏联商船	123
第十章 从“伊利雅·莫洛梅兹”到“协和斯基”	127
第一架远程运输机	130
塞维尔斯基飞机公司供应的轰炸机和水陆两用飞机	130
联合飞机公司（卡塔琳娜）、道格拉斯公司和沃尔蒂公司	131
美、法为苏联设计的飞机发动机	135
苏联的赖特旋风式发动机	137
苏联的普拉特和惠特尼飞机发动机	138
苏联的法国飞机发动机	138
德国和英国对战后苏联空军的贡献	139
从B—29到图—4和图—70	141
古比雪夫第一飞机厂	142
苏联第一批喷气发动机的发展	144
装备罗尔斯—罗伊斯喷气发动机的米格歼击机	145
图—144超音速飞机（“协和斯基”）	147
第十一章 空间、火箭和军用仪器	149
德国对苏联火箭和空间计划的帮助	150

从德国的 V—2 到“斯普特尼克”人造卫星和“月球号”	152
苏联人为什么要从事航天计划?	154
美苏空间“合作”	155
反弹道导弹条约	157
军用仪器	158
美国对苏联电子计算机的帮助	161
第十二章 国会和官僚	165
国会企图阻止对苏军援	165
官僚们怎样看待“和平贸易”	167
国务院的留学生交流计划	168
揭穿国务院的官僚面目	170
国务院的情报政策	171
第十三章 悄悄的自杀	174
创造一个经济统一的和平世界	174
眼光短浅的实用主义政策	175
作为外交政策基础的神秘主义和利他主义	176
怎么办?	176
附 录：参考材料目录	179

导　　言

苏联的工艺技术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一直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我的兴趣所在，并非苏联人掌握了多少知识，而是这些知识学自何处，来自何方。尽管苏联官方一再声称，新的工艺技术都是它自己的发明创造，我还是要探讨一下，在苏联的严酷现实中，这些工艺技术到底是怎么搞出来的。

早在六十年代初，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剖析，我得出了一个推论：一九一七年以来，苏联一直从实行自由经济的西方国家获取工艺技术。这个推论今天已获证实。据粗略估计，今天苏联百分之九十的工艺技术来自西方。

苏联确有自己的生产工艺，而且为了向西方或发展中国家兜售，总是大肆宣扬它那些微不足道的工艺技术。但是，人们依然可以平心静气地说，苏联的绝大部分工艺技术都是源自西方，而且只有通过西方的不断供应才能维持现状。

大多数读者还记得六十年代初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引起的轰动。英国民意测验发现，人们普遍认为苏联在这一领域中的工艺技术超过了美国。当我一九六三年在洛杉矶作报告时，一位听众问我，谁将首先登上月球，是苏联人，还是美国人。我回答道，苏联人没有美国的帮助和美国的工艺技术，决不能把人送上月球。我的答复引起了哄堂大笑。

然而，证据就在我的文件堆里。于是，我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慢慢地推进了我的工作。一九六六年，初稿脱手，并由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于一九六八年出版，题为《西方的工艺技术和苏联的经济发展：一九一七至一九三〇年》。一九七〇年，出版了第二卷，内容涉及一九三〇至一九四五年的情况，这是苏联执行几个有名的五年计划时期，这些计划从方案到实施完全仰仗西方。第三卷于一九七三年出版。

本书原为第四卷，是上述三卷的续篇，专门论述西方转让工艺技术，给苏联建设军事工业带来的好处。但是，由于本卷涉及的问题与其他各卷不完全相同，因而我决定作为单独的一本书出版。在本书中，我将首次探讨在苏联建设军事工业的过程中，西方特别是美国所给予的长期的、持续不断的援助。

所有四卷的探讨方法都相同，即调查苏联工业生产的主要工艺流程和设备型号，以便找出其来源。

以苏联商船队为例

一九七二年，苏联登记的商船约有七千艘。由于苏联的审核严格，因而它的商船登记册比出名的英国劳埃德保险公司的登记册更切合实际。

一九三〇年，苏联商船队还很小，只能运载苏联水运国产货物总量的百分之四。一九五〇年，苏联人开始执行庞大的买船和造船计划。今天，他们已拥有世界上最现代化的、总吨

位很可观的商船队。

在对苏联商船队的剖析中，我探寻了船体和发动机的来源。办法很简单，就是根据苏联的注册登记，查出有多少船体是苏联造船厂建造的，有多少是国外建造的。同样，我计算了有多少发动机是苏联制造的，有多少是别国制造的。

计算的结果是惊人的：按苏联的统计，一九一八至一九六八年间，百分之三十四的船体是苏联造船厂建造的，百分之六十六是其它国家的造船厂建造的；在苏联商船的柴油发动机中，只有百分之二十是苏联制造的。

如果进一步探讨型号来源，那末就会发现，这百分之二十的柴油发动机全部是外国型号——斯科达（捷克斯洛伐克）或布尔迈斯特和魏恩（丹麦）。它们或者是依靠这些公司的技术援助人员制造的，或者是在购买专利后生产出来的。

简言之，尽管苏联在燃气轮机方面有一些新的突破，但是一九六八年前，没有一台船用柴油发动机是纯粹的苏联货。一九六八年前，苏联没有本国自己发展的船用柴油发动机制造工艺，一切都是仿造、凭许可证生产或从西方购买。

如果我们把这些统计数字和西方国家的安全联系起来看，就会得出值得深思的结果：“缓和”、“和平贸易”以及西方对苏联自动转让尖端技术，威胁着自由西方的生存。为什么某些鼓吹“缓和”的人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

以苏联对北越的补给为例

对北越进行补给的繁重任务，主要由苏联商船承担。没

有这种后勤补给，河内就不可能在一一场历时数年、耗资巨大的战争中实现其征服南越的计划。

美国空军虽然不能阻止海运，但也做了一些事情——拍摄了驶往海防的苏联运输船。被拍摄的苏联商船共有九十六艘，其中八十四艘有案可查，其余十二艘则是新的，尚未在苏联商船登记册上出现。

在八十四艘注册登记的船只中，七十一艘是在国外造船厂建造的，其余十三艘虽在苏联建造，但其柴油发动机是斯科达或布尔迈斯特和魏恩型——西方产品或至少是外国对苏联援助的产物，没有一台是苏联自己设计的。

在有案可查的船只中，较大较快的船只都是按西方式样建造的，它们的航速一般比苏联造船厂自行设计建造的船只快百分之二十。

如果没有西方几十年来对苏联商船队的援助，苏联就根本不可能进行如此巨大的海上补给工作。苏联商船队的注册资料明确显示：截至一九六八年，只有百分之三十四的船体是在苏联建造的，而且根本没有纯粹是苏联造的发动机。苏联人向北越人提供了百分之八十的补给品，其中不能陆运的重型装备均取海路。

因此，从美国的观点来看，下述说法是有道理的：在越南有五万美国人丧命，那是因为西方辛辛苦苦地向苏联提供了船只和船用发动机，而敌人用来打击美国人的新武器绝大部分又是这些船只运去的。

还有同样确凿的证据——后面将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在工艺技术的广阔领域内，从冶金学到化学，从大陆运输

到武器技术，苏联人以所谓“输入”方式从西方获得了一切基础知识。

剖析局部不能代替剖析全局

西方政府对苏联的这种大规模建设既没有看出，也没有正确地理解，因为它们成天忙于事务，而不从中找出重要的内在联系。

窥一斑可见全豹。然而，政界人士每天却把注意力集中在个别事务上；特别是当某个问题拖上几年的时候，则尤其如此。当某个制造商申请将几种成套的产品或单项产品卖给苏联时，美国政府要考虑国会颁布的限制向潜在敌人出售战略物资的严格法令。但是，出售的产品本身往往并不具有战略价值，于是颁发了出口许可证。一年之后，另一个供应商又提出一项新的申请，它的出口也不破坏战略均势，于是也得到了批准。数十年来苏联有意识地、坚定不移地推行这种化整为零的政策，而西方政府又缺乏全局观点，毫不介意地处理一件件具体事项，致使苏联商船队的面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恰恰是在近几年侈谈“缓和”与“和平贸易”的时候，西方大大提高了苏联的工艺技术水平。由于苏联人有一种西方十分陌生的特点，这些工艺就不断地被他们用于军工生产。

自从布尔什维克执行头几个五年计划以来，苏联工业的一条原则是：把国家安全和军事放在首位，把消费品放在第二位。所有非军事企业都要为加强军备的目的服务。为了保证

这一点，在制订计划时，从一开始就考虑到民用和军用生产使用相同的工艺技术、部件和方法。这就是说，向苏联提供的民用产品的工艺技术也完全可为军事目的服务。

这就使西方在战略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其影响我们刚刚开始看到。在始于赫鲁晓夫、后来由国务卿基辛格和党魁勃列日涅夫推向全盛时期的缓和阶段，我们用自己的工艺技术武装了一个敌人，它今天正以其强大的武装来反对我们。

对过去五十年情况的探讨，得出了可怕的结论：苏联人坚定不移地搞几十年的长远规划，而西方公司和政府却一直只看到一时的买卖。五十年的东方贸易不仅给我们自己带来了防御问题，而且鼓励了我们的敌人继续输出革命和颠覆。我们不但帮助他们建设，促成我们的灭亡，而且还用我们自己纳税人的钱作为贷款去资助他们。

我们未来安全

在剖析最近五十年情况的基础上，看看我们的未来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办？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不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只要它们保持现行的经济制度——经济决策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就不会有工艺技术的任何自力更生的重大革新和发展。从工艺技术和经济上说，两国将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俘虏”，说得更确切些，将变成西方的寄生虫。一个按僵硬的国家计划办事的社会，在工艺技术上是没有生命力的，但是它能导致战争，能够成为革命者的沃土。对此，我们必须看得一清二楚。

我们还必须清楚地看到，由于不断地引进西方工艺技术，不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能向世界显示一个生气勃勃的强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面貌。他们在工艺技术方面有生命力，那是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有生命力。西方的投资使他们有可能推行不断扩张的政策，并把自己作为意识形态上的样板。

如果西方更明确地、符合事物自然进程地揭示苏联和中国的弱点与技术缺陷，那末，葡萄牙、意大利和法国的极左派，非洲的乌合之众以及其他极左分子，看来就会失去长远目标，没有理由为一个“较好”的制度而奋斗。一个稍有一点自尊心的革命者终究不会为一个无效的、落后的制度而奋斗。

恰恰相反，绝大部分革命者现在向往的是教科书上所描述的那种人人有饭吃、有工作、有某些家当的社会，而不是靠向敌人乞讨过日子的落后社会。我们通过政府投资，使这些无效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革命者面前展现出一幅理想的图景，致使我们自找麻烦和吃了被颠覆的苦头。

自由经济的商人成了社会主义者的帮凶

社会主义社会的最主要帮凶是西方的商人，他们通过转让尖端工艺技术使苏联的制度能够站住脚。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这些商人在内政方面常常叫得最凶，要求对革命者和颠覆分子采取严厉措施，而这些分子恰恰是这些商人自己培育并赋予生命力的。

许多所谓的反共人士在逻辑上往往自相矛盾。认识到我们同左派极权政府打交道会自食其果的人为数不少。确实还

有另一种人，其中包括许多积极从事东西方贸易的商人，他们讲起大道理来往往振振有辞，但在东西方贸易领域中却自欺欺人。

这种人比比皆是，他们按两种尺度行事，各有妙用，一会儿说这是民主国家的“最高政治”，要求保持警惕和坚强，一会儿又说这是他们司空见惯的“和平”生意，要求例外照顾。他们的生意遍及各地，大洋洲、欧洲、拉美和美国都有。

今天，在探讨我们对共产党人的工艺技术援助时，只限于非法的积极分子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辩护士是完全不够的。我们必须探讨给社会主义制度投资的人的动机和行动，并力图发现，是什么东西使他们不顾后果地向一个明显的敌人倾销西方的知识。他们这样做，正是帮助了企图消灭我们制度的颠覆分子。

在今后的年代里，我们的自由经济是这样继续搞下去，还是有所限制，这将是对自由企业的信誉和生命力的真正考验。

在这些商人中，有自由制度的忠诚卫士，然而也有自由制度的反对派和隐藏着的同情共产主义的分子，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在这两种极端之间还有无数举棋不定或思想懒惰的人，他们被一些口号所欺骗（如“集各种政治制度之大成，发展一种新型的世界秩序”），或者真的相信政治是一码事，生意是另一码事，生意与政治无关。

怎 么 办？

如果我们还希望西方能在最自由、最开放的社会中大力